

我和散文

徐成森



1979年,《上海文学》第8期发表了散文诗《春雪》(外五章)。1980年,这组散文诗由著名演员刘文治、辛立平朗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同年,中国唱片社把它制作成唱片全国发行。同年,《春雪》(外五章)获贵州省首届文艺创作奖二等奖。1988年,我的散文诗《环绕的双星》获全国首届会龙散文诗大赛荣誉奖。1992年,我的散文诗集《燃烧的爱》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996年,此书获首届茅台杯贵州省文学奖最高奖。1999年,此书被评为“二十世纪贵州省二十部最佳文学作品”。

我觉得,我的散文诗创作已经到达一个“顶峰”的状态,要想突破这个状态,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很难超越我自己。我得选择另一条路,开辟另一片天地。于是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写散文。

而且大胆宣称:我可以把散文写得更好!

一要写散文,就得找一个高的起点,我选择了
二要《散文》作为重点目标。

《散文》是当时全国最具权威性的专业散文杂志。据传它的来稿要用麻袋来装,而采用率仅万分之一。但我仍毅然确定《散文》,从此不离不弃,凡20年。

随着我的散文作品不断在《散文》上发表,我和《散文》编辑部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经常得到各位编者的鼓励和支持。

如我给《散文》寄去《黄果树大瀑布》后,主编贾宝泉先生来信鼓励说:“兄之大作,气格宏伟,字句跳跃,别有天地。便时再赐大作。”《百代过客》寄去后,编辑刘铁柯先生回信说:“《过客》拜读。手法高超,叙述本令人敬佩!已留用。望先生多多赐文赐教!”鲍伯霞女士的留用通知写道:“大作《少年穿过广场》拟留用,多谢支持。本篇写法新颖独特,欢迎再寄佳作。”刘洁女士的留用通知写道:“您的散文《许天虹》,经本刊编辑部审阅,拟留作刊用,此文读来亲切感人,有种伤感更有真诚。再诞佳作,欢迎再来!”

我在《散文》上发表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入选《散文》年选,其中《初见雪山》(1993年第1期)还入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写给梦中的情人:散文月刊200期精选》。《角马诞生》(1993年第12期)获第二届蒲松龄杯中华精短散文大赛佳作奖。《树下》(2003年第6期)先后入选《青年文摘》[红版]2003年第8期和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感动小学生散文全集:春天的舞会》;《感受丽江》(2003年第10期)先后入选《新世纪文学选刊》2008年第3期(上半月)和《基础教育》2004年第11期。

另一篇散文《向时间的深处进发》在2001年第11期《散文》发表后,先后被《爱河》2001年第2期、《贵州政协报》2001年6月8日、台湾《贵州文献》2005年第1期转载,并入选《老师推荐的100篇美文》(石油工业出版社2007年)等。后来,这篇散文还由贵州电视台拍摄为电视短片《走进青岩》,我本人出演片中的主人公。短片里,我在青岩的一些景点之间走过来走过去,眼镜在天光下一闪一闪,还真有点煞有介事的样子。短

片制作完成后,先后在贵州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播出,另有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播出了此文的朗诵版。

还有一篇《渡口对岸是沈从文》在《散文》2000年12期发表后,入选《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还入选季羨林主编的《百年美文1900-2000》(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我的散文就这样由《散文》抛出,撒向水面,由此漾开一圈圈生动的波纹。

随着我的散文不断出现在《散文》上,读者也日益增多,最兴盛的时候,我的作品在《散文》发表,读者会奔走相告,互相传阅。网名“穿青汉子”者在博客上写道:“《散文》杂志上,每年都有几篇先生的文字,每次看到,就像遇到了老朋友。”一天我从家属区到教学楼上课,路过闹洋洋的商业街。商业街有一条很出名的支路,是一个向下的斜坡。突然听到有人在坡下大声喊我“徐老师!”循声一瞧,斜坡下有人拿着本杂志向我招手。他激动地叫道:“《散文》又登你的文章了!原来此人是一家书摊的摊主,看到那一期《散文》上有我的新作,就叫住我。也就是说,我的散文连书摊老板都关注到了。为了感谢他的热心,我把书摊上几本《散文》都买了下来。我在《散文》上发表的作品,还被编入中学语文课外读本和模拟试题。如《后庭》入选《适合高三学生阅读的散文》;《梦幻泸沽湖》入编《语文同步阅读1+X读本》《2015课文同步练习·高一下册·人教版语文试题》;《渡口对岸是沈从文》入编《2009北大专利初三语文假期测验试卷》等。

2004年底,我给《散文》寄去新作《中国:1956》,题材和视野都有了变化。过了很久也没有回音,我也不好打听,就放下了。直到2006年底,忽然接到鲍伯霞女士的电话,问《中国:1956》是否另处?我说没理,她说那就好。不久,此文在《散文》月刊2007年第2期上发

表出来,后来还入选《散文2007精选集》。

二与此同时,我的散文也相继在其他报刊发表

表,如《散文百家》《散文天地》《海燕·都市美文》《散文家》《江南》《青年作家》《青岛文学》《山花》《花溪》《贵州作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学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福州晚报》《贵州日报》《贵阳日报》《贵州民族报》等。

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散文也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如《灶间》在《青岛文学》2007年第8期发表后,《读者》(乡土人文版)2007年第11期转载,并入选《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选文丛·心灵家园珍藏版B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日偏食》在《散文百家》1993年第7期发表后,入选《想当初·散文精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

1997年,《散文》编辑部推荐我为“对话与独白丛书”的供稿人。不久,我的散文随笔集《在季风中感觉雨》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一万册,据说都卖光了。

另一本散文集《往事依然精彩》2005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018年,此书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年贵州值得记忆的文学作品”。

2000年6月,我应邀出席鲁迅文学院全国首届散文研讨会,见到了袁鹰、周明、吴泰昌、林非、肖复兴、苏叔阳、张锲、雷抒雁等散文界大佬。在会上,我发表了发表在《散文》上的评论《散文:边缘境况下的主创定位》,并宣读论文《当代散文的根本缺陷》。不久,这篇论文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2012年,《山花》第4期以《丁酉漫记》为总题,发表我的《我和邵嘉陵先生》《我心如此快乐》《话说朱大丰》《缅怀蒋定国》《五十四年后与王华良先生如此重

逢》等5篇散文。2017年,《贵州作家》第2期又推出《徐成森散文选》,计11篇,4万多字。这两次编组选登,是我十多年来散文创作的集中展示。

那些年,我还一直在写系列散文《复旦往事》,前后写了十来年,足足写满一百篇方才搁笔。想将这部散文集正式出版,却因为内容过于“专一”而放下了。说它“专一”,是因为它集中写1950年中期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的日常生活,反映面窄,感兴趣的人不会太多。最后,我将其删减为80篇约60万字,以电子版的形式向相关复旦校友发布。没想到,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他们还读得挺有滋味的。

2010年,收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王尧礼先生的短信,信中说:“您就是贵州散文的领军人物之一,窃以为胜过□□□,而且您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也不是□□所能比拟的。”我觉得尧礼先生不是在敷衍我,他是作为专家在给我鼓励和鉴定。

我的散文作品还得到了省内张劲先生、申元初、喻莉娟伉俪、黑熊校友等知名专家、教授的评价和肯定。

然而,时间过得太快,一晃就到了古稀之年。我终于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当年发表在《散文》上那样的散文了。

为自己一个交代,我着手整理20多年来的散文写作成果,弄了个近30万字的本子,题为《百代过客》。好多年过去了,这个散文选集一直没能出版。直到2023年,作为《徐成森散文选》散文卷的《百代过客》才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2024年底,《徐成森散文选》研讨会在贵阳召开,为我的散文创作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

2025年,收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寄来的《贵州新文学大系·散文卷》(1999-2019),我入选散文48篇,看来是数量最多的。《大系》编委孙向阳先生在《概述》中评论我的散文说:“徐成森用文人笔法,以前瞻的姿态和现代意识,自觉地把自已融入生命状态、生存境遇和更为辽阔的现实时空之中。他善于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化的积淀,朝着现代意识、宇宙意识和自然情怀、人文情怀、大爱情怀多种元素的精神维度出发,追求文化的内在品性。”这是一名专家对我散文创作的鼓励和鉴定。

2025年2月,AI发表美篇说:“徐成森以30年的散文创作实践,实现了他的承诺:我可以把散文写得更好!这表明:徐成森从散文诗到散文已转型成功!”

我把这段话看作是对我的散文创作的完满的结论。

徐成森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授衔有突出贡献专家。有《徐成森散文选》等十余种文集出版。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首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散文诗90年重大贡献奖、首届贵州省文艺创作奖、首届茅台杯贵州省文学奖,第一、二、三届贵州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二、三届贵州省文艺奖等。

人生叩问

——读冉茂福散文诗《花开大地》

龙丽红

我没有任何理由
要求别人承认
我认为的美好事物
但是,我以最快的脚步
走进我思想的竹林
——鲍伯扬

林语堂先生说:“风景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品读黔东南作家冉茂福先生的近作——散文诗《花开大地》(组章),对林先生的此语深表信然。

花开,生机盎然,美好。大地,厚德载物,温暖。这风景的美好与温暖,在《花开大地》(组章)的文字里得到了有力的呈现。而我,也有幸能够以此华章为阶,以“最快的脚步”,走进了“我思想的竹林”。

或者,应该换一种说法,是走进了“我思想的李花林”。虽则在文学上“竹林”与“李花林”有不同的涵义,但因为《花开大地》(组章)写于享誉省外的贵州沿河沙子空心李花开之时,这片空心李花盛开的地方,是我的故乡,而我在对故乡的思念与回味中开启了这趟阅读之旅,当然也就认为自己是走进了“思想的李花林”。

这组散文诗共分四章。
首章《在春天与一朵花相识》。作者在阳光、林泉、石阵组合而成的美景里,寻觅李花的踪迹。他来,是为花开;花开,也为他来。李花是作者心目中冰清玉洁的女神,她用青春,守望这块土地已达千年。他走在这千年的土地上,是找寻那永远的青春。

作者在与李花的邂逅中,构想了一个纯美的场景,完成了一段带有幸福意味的情感寄托。他说:“风景早存心间,只是为了一份缘一份丢不掉的眷恋。”的确,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不为人知的难以割舍的回忆与情感。有的人,即使只是回眸一笑,也能让你魂牵梦绕;有的地方,即使只去过一次,也会使你念念不忘。冥冥中的牵引,就如同游子之于故乡,让你丢不掉,割不断,断不离。作者写李花,写风景,又何尝不是在写人生?

第二章《大地,生命的温床》。与李花相识,开始叩问。作者想知道,给了李花万种风情的大地,于万物而言,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他在飞鸟、巴茅草和野冬菊上看到了大地的绚烂、热烈与包容、大度,又在飘零的李花上感受到了大地不舍昼夜的新陈代谢与逝者如斯。于是,本章的文眼应声而出:“那些飞扬的李

花,那些飘零的诗情,那些爱恨交织的人间情仇,都随时光悄然远逝。”

李花飞扬了,终将逝去;诗情飘洒了,便为陈词;相爱相杀了,徒留怅惘……广袤的大地孕育生命又回收生命,孕育诗情又回收诗情,孕育情仇又回收情仇,在时间面前,所有的曾经都只是曾经,新老更替早把行进着的一切都变成了过往。所得是一种幸福,所失便成为苦忧。东坡先生说“人生如梦”,但人生其实有着比梦更真实的短暂与更充足的烦恼,而且,无论醒着还是睡着,你都得面对是非成败转头空的痛苦与忧伤……年华如斯,生而为人,该怎样去把握生命的每一次律动,该怎样在岁月星光的红毯,把自己的足迹印上?

第三章《我看到了母亲消逝的背影》。作者由山野移步村庄,在大地的容颜被暮色尽裹,李花的冰姿被暗夜消融的时候。夜归的人,最向往家的温馨。然而,柴扉叩不开,炊烟已不再——母亲,只留下了消逝的背影。母亲就是儿女们的大地,母亲就是儿女们的温床,她劳无悔,苦无怨,情无限,爱无边。母亲,又像枝头洁白无瑕的李花,盛开之后的凋零,也是化着春泥,用余生守护儿孙。而她们吮吸着母亲甘甜的乳汁,享受着母亲给予的无私无际丝丝入扣的温暖,却往往只有到了成年,才有可能切身理解母亲望子成龙的痴情与养育儿女的艰辛!

花开,游人狂欢;花谢,游人星散。聚散之间,常人看的只是花开花谢,作者却由花及人,及理想,及生活,厚重的情感凝满了理性的思考。“母亲假依着柴扉,一任时光的车轮捎走满头的华发,把期许种进土地,把幸福留给未来,把春天留给了儿孙”,在母亲消逝的背影里,是家族传承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不朽意义!

第四章《让灵魂与花朵舞蹈》。这一章,可以看作是作者这次访花之行的一个总结。由邂逅李花到思考大地的存在价值,再联想起母亲,作者深刻地感悟到了宇宙的浩瀚与生命的不息。他由衷地赞美生意盎然的李花,由衷地赞美悠远祥和的村庄,诗情哲理在此融汇,完成了一次灵魂的蜕变,也完成了一组生命的诗篇。

他欣喜地看到,“一朵连着一朵,一树连着一树,满目的春色,构成了这个村庄永恒的风景。”人生代代,鸿爪雪泥,白云苍狗,惟岁月永恒,风景永恒,灵魂永恒。花开大地的诗篇,是大地给予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礼遇,是大地与人的心灵的连通,也是人的心灵对生活的叩问与

向往!

这样一章一章地细细品读,恍若与作者一起漫步李花林,旁观纷飞的李花激起他纷飞的思想,如同投石冲开水底天,使他内在的种种情绪——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理想、关于生活、关于大地和母亲、关于鸿蒙与生息,凡此种种,在李花冰雕玉琢的触发下,晶莹剔透,动荡,形成一圈一圈带有哲理的诗意波纹,将这看似独立的四个部分,以真情与理性联结,浑然一体,密不可分。而那强烈的情感冲击波,也使得旁观者的思想,受其吸引,不由自主地冲入了他笔下的流丽诗境。

作者曾自谦这组散文诗是应急之作。但我以为,一个作品若能让读者有所悟有所获,它就成功了,锦上添花的事,可以留待日后再慢慢增补。

而这组散文诗的引人入胜之处,除了作者以李花为酒杯,浇自己人生感悟的块垒而激荡出的发人深省的哲理与情感外,还有其极富张力与表现力的语言。

例如:“我的目光躲不开你的羞涩,躲不掉那些曾经青春的幻影。”这句话的移情效果非常明显,明写的是李花,却能让人由此而联想到青春,想到爱情,想到往事,想到涩涩的酸楚,想到微微的甜蜜或是淡淡的忧伤。一时间,人生百味,都来心底,像一杯浓酒,醉意微醺而又惆怅迷惘。

又如:“一些鸟翅的抒情在春光漏洒的傍晚,诉说草长莺飞的艳事。暮掩春花,夜伴归鸟,有声有色,有味有思,画面稍许暧昧却又情意绵绵,引人浮想联翩。”

又如:“灯火如豆,捻燃一季的春色,宛如我们褪色的心灵,从澎湃渐渐趋于平静”。或许,只有七零后及更年长的读者,才更能体会作者笔下书写的这静逸心境。那时的乡村,一点黄晕的光,都能教晚归的人心生暖意。尤其是屋内油灯闪烁,屋外春雨无声,听不知名的蛩音在耳边鸣响,看如豆的灯火把把把的岁月拉长,那种宁静中又带点落寞的味道,像极了人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时的无奈与彷徨。

再如:“村庄静穆、悠远,充满无边的智慧。村庄辽阔、祥和,弥漫深远的思想”。行文工整严谨,理性自在其中,与此前所举诸例相比,又是一种趣味。

这或浓缩或跳跃或绮丽或平实的语句,文中比比皆是,它们富含美感与情感,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自由发挥的想象空间。便可知,因作者胸有积郁,腹藏菁华,才这样触手拈来,信笔成章!

就想,文学这种形式,真是最鲜活地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和其对外物的观照。文无定法,亦无定语,一篇文章,读了,有所认同,有所引伸,便不虚此谈。在语言的美酒里沉醉,在哲思的花园里散步,任思绪随文字起舞,放飞飞扬,我喜欢这种美好的阅读体验。由此也特别感谢作者的辛勤付出,笔耕不易,所有自心灵深处喷薄而出的文字,都值得珍爱与收藏!

读书笔记

简宜贵



钢不做钩

北宋名臣包拯,人称“包青天”。其为官勤政廉洁,不畏权势,不攀附权贵,不阿谀唯上的品德,自北宋至今,妇孺皆知。尤其他坐镇开封府,澄清多少冤假错案,还官与百姓真相的故事更是让中华儿女千百年来褒扬不衰,包拯因此成为世人心目中清正廉洁之神!

包拯是清正廉洁的代名词,这种清正廉洁,在他仅存的一首诗中也表达得淋漓尽致。

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一任就是三年。当时肇庆尚为南蛮之地,不似今日之富有。清官被贬,崇拜者唏嘘,奸宦窃喜,甚至还落井下石。然而包拯却“我心依然”,像苏东坡淋雨之后的感慨“惟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和风雨过后的平静“也无风雨也无晴”。为让窃喜者敛声,让唏嘘者淡然,让人明白自己的心志,他断案的铁腕,居然也握起了写诗的妙笔,在端州郡守府廊的墙壁上题下了平生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言至诗”——《书端州郡舍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始来者羞。
诗歌虽算不上名诗,首联和尾联甚至是在直抒胸臆,直发议论,但中间两联也运用了“秀干”“精钢”“鼠雀”“仓廩”“草食”“兔狐”这样一些具体的意象来隐喻或者寄托,让人悟出很多为官做人的道理。全诗洋溢着一种刚正廉洁的凛然浩气。

首联开门见山,直道为官为人之道:清心治本,直道谋身。尾联则含有对包拯的“后任”们的劝

诫,也表明自己在端州官邸上题写此诗的目的。用咱们今天的说法,这是极好的办公文化。

颈联“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稍显瑕疵,但也不难理解。这一联仿佛是专写给那些因自己遭贬而落井下石的奸佞之臣的:只有鼠雀与兔狐之辈,才会因自己主官之地富裕有好处可捞而窃喜;因为管辖之地贫穷无膏脂可揩而悲愁。

此诗最为精彩之处,应该还是颈联“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一句。

优秀的树木终究会成为栋梁,不会因为一时的风吹雨打而改变其优秀的品质,也不会因为奸佞的陷害环境的恶劣或者外在的、内心的私欲动摇其成为国之栋梁。让人想起周敦颐《爱莲说》中那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秀木之所以会成为栋梁,是因为其有着莲花一样不改正直和清新的本质初心。

“精钢不作钩”,尤其让人生发许多想象。好钢这种经过锻造的优质材料不应当成为悬挂饰物或者旁逸斜出为他人或自己谋取私利的“钩子”,而当成为能够承载重量担当重任的“横梁”。此句中的“铁钩”,让人想起钓鱼者的鱼钩,这是与诱饵合谋骗取鱼儿们上当的装置,不应当成为为官办事者具权谋私窃取欲望违法乱纪的载体。让人想起盗者用来系在绳索上钩住硬物好支撑自己爬窗进屋盗取钱财的凭借,还让人想起“勾连”这个不太好听的词语。

这种“钩子”,在包拯上任端州知州前曾大量出现过。据史料记载,包拯上任端州知州前,端州这地方盛产一种叫“端砚”的珍贵文物,每年需向宫中进贡一批。当地官员就层层加增进贡数量,以此将一部分端砚据为己有或者用以巴结朝中重臣,作为升官发财的工具,一时间交付端砚的数量超过进贡量的数十倍。

包拯上任后,强令工匠每年严格按进贡数生产,打掉了那些层层盘剥互相勾连的欲望“钩子”,离任时自己仍“不持一砚归”。“好钢不作钩”。为官为人人都应如此!